一四一：為什麼騙我？

放在那藍色絲絨盒子裡的，是一枚鉑具份量的鑽石戒指。

「暗標競投，價高者得，這是你的名言了。今晚，我這暗標該有機會了吧？」殷楚宗鄭瑜着她。

「這是一個現實的世界，到最後沒有人能不變得現實的。同樣的道理，我沒必要在你們這些闊佬面前扮清高。」杜康妮滿不在乎地，「這一次，你的出手算是不令人失望了。」

「很好。」殷楚宗點頭，「那麼，今晚你該是屬於我的了。」

「不過，我話也得說在前頭，現在我可不是黃大仙——有求必應。以後，我同樣不會輕易出來陪你的。」杜康妮說。

「今宵有酒今宵醉，說得那麼遠幹什麼？別這麼掃興。」殷楚宗舉起酒杯，「來，乾了它！」

這一晚，杜康妮再次成了殷楚宗別墅的客人。……

第二天，杜康妮打電話給鄭志鵬。聽到他的聲音，她劈頭就責問：

「昨晚你為什麼不來？」

「我——」鄭志鵬剎時不知該如何回答。

「你說，你為什麼不答我？」

「我，突然有事，所以不能去。……」鄭志鵬囁嚅着。

「你說謊！」杜康妮大聲說，「你為什麼騙我？你為什麼要這樣做？」

鄭志鵬無言以對。

「阿鵬，我以為你還當我是朋友，對我是眞情實意的，可是，你實際上也是看不起我。你認為我現在不配做你的朋友了，是嗎？」

「康妮，我並沒有這樣想。……」

「你不必解釋了，如果不是這樣想，你為什麼和殷楚宗串通來騙我呢？」杜康妮問，「在你眼中我不及殷楚宗重要，對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同樣不會輕易出來陪你的。」杜康妮說。

「今宵有酒今宵醉，說得那麼遠幹什麼？別這麼掃興。」殷楚宗舉起酒杯，「來，乾了它！」

「這一晚，杜康妮再次成了殷楚宗別墅的客人。……」

第二天，杜康妮打電話給鄭志鵬。聽到他的聲音，她劈頭就責問：

「昨晚你為什麼不來？」

「我——」鄭志鵬剎時不知

一四一：小兒科

白毛九二人將牧者推倒，俯伏老虎櫈上。

刁那星笑曰：「鉗矣，肚向天至啫位。」

白毛九愕然，白毛九與辣椒仔馬上同牧者除一張特製老虎櫈上，四肢被綁。

刁那星見狀曰：「鬼鬼！」

白毛九馬上同牧者除掙，牧者掙扎，曰：「你嗰不可咁對我！」

白毛九又打佢肚腩一拳，曰：「你係鬼上身乎？」